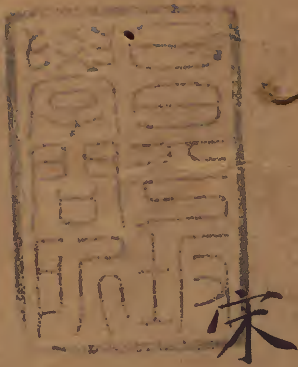


續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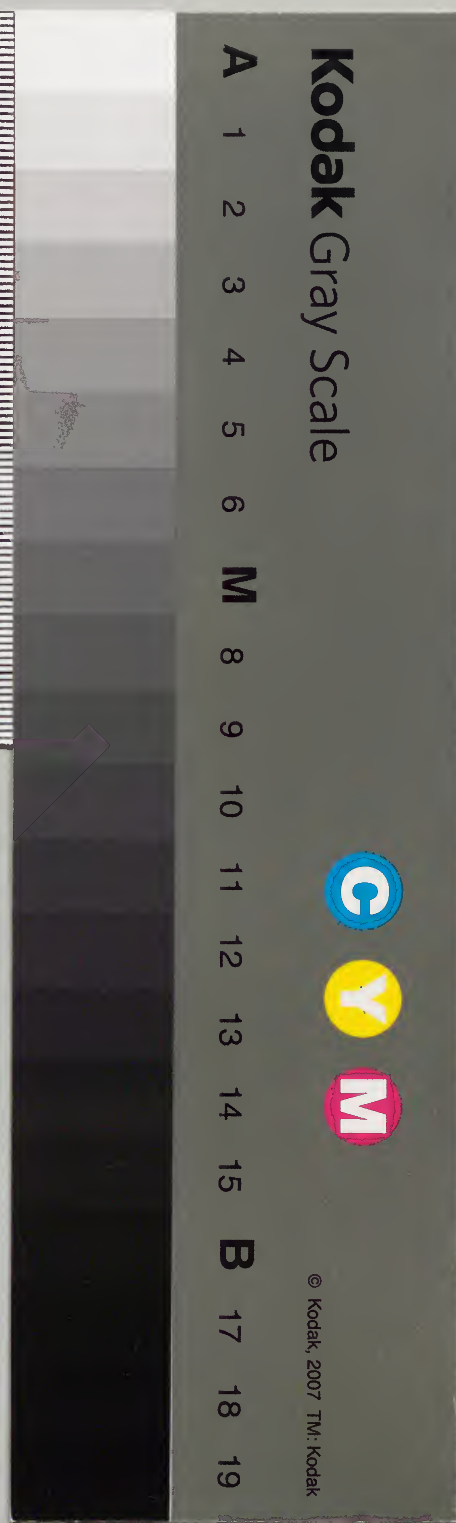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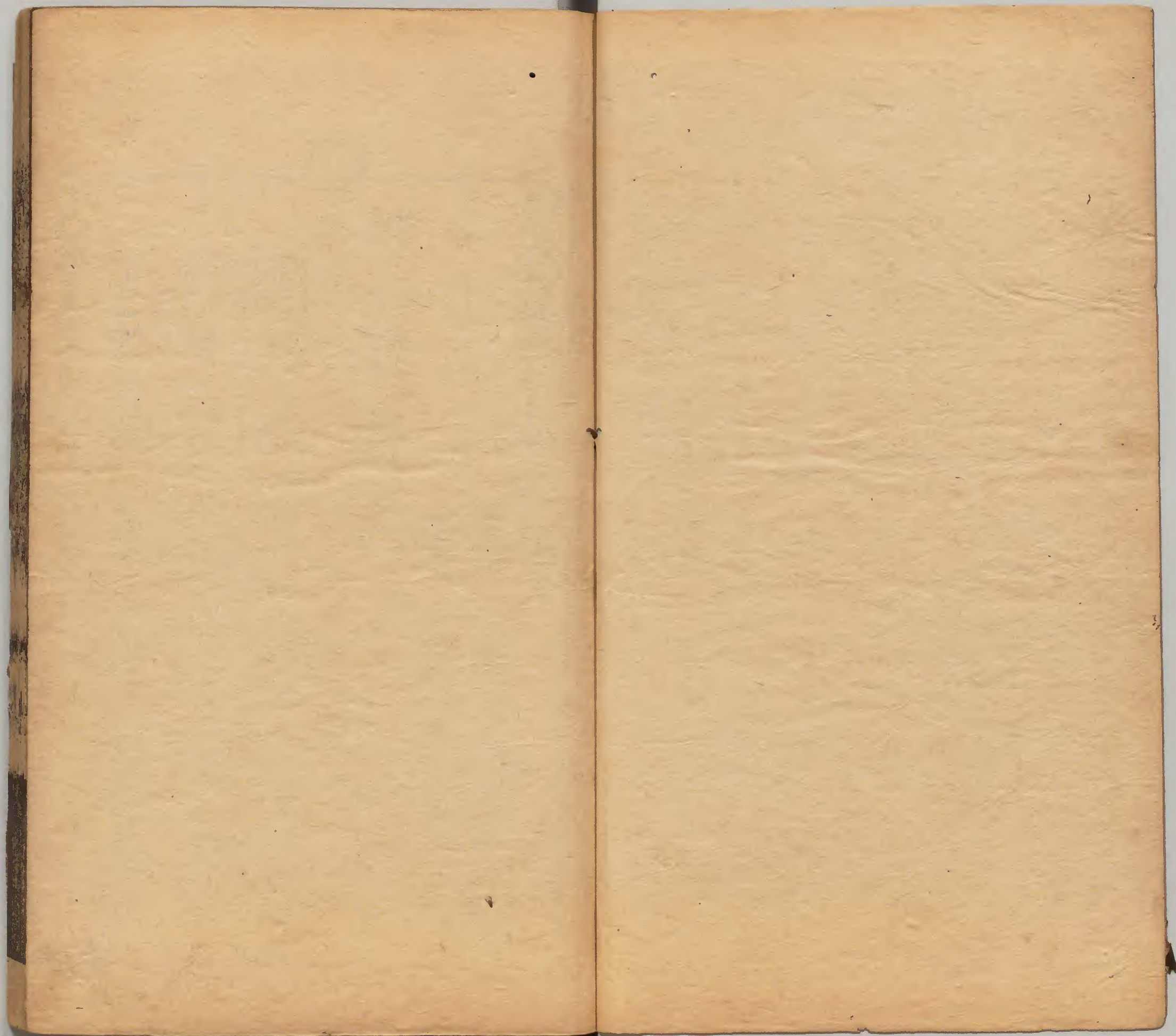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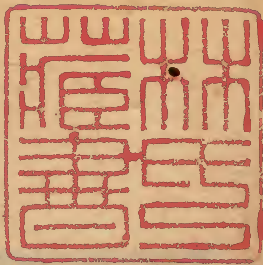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〇七八	四七	一	二四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七八	二四	六	三四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8	
冊數	24 (19)		
函號	284	9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

淺草文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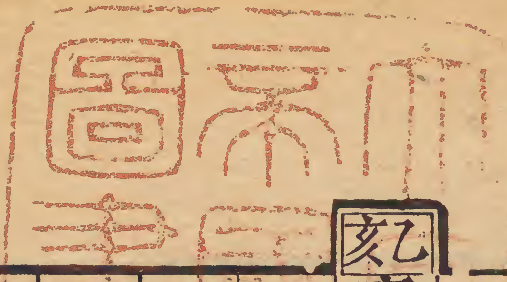
起乙亥宋帝熈德祐元年
盡巳卯宋帝昺祥興元年 凡五年

乙亥 帝熈德祐元年 至元 春正月葬宋紹陵

發明 大書德祐何紹帝熈於高宗也是時宋祚奄奄

熈度宗親子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得德祐之元
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
而人道正矣此綱目書法
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
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直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聞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發明

書不受命惡無君也書以江州叛降元罪悖逆也呂氏父子世受宋恩不能為君死節而乃相繼降讐故書叛以正其不赦之罪雖然值呂文煥初

叛而父子兄弟猶在宋也苟能按罪行辟誅夷三族以絕後患可也顧乃姑息隱忍釀成今日之亂則宋帝安能無過哉觀綱目之所書則討賊之旨嚴而垂戒之意深矣

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

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帝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父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作善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

發明

元自鐵木真以來其君臣卒皆書死以其起於沙漠憑陵諸夏故深貶之也自窩闊台以來其

君臣卒皆書卒以其據有中土漸染華風故漸進之也劉整亦元之臣子獨書死何原情定罪也整乃宋室之臣衣冠之俗叛國而降讐背華而即虜君父於元苟焉無耻抑且率夷狄以戕中國引禽獸而攻父母所謂彞倫天理為之掃地矣安可等於中國士大夫之列乎然曷為書爵特書元爵正所以見其罪也是故蔡京秦檜湯思退丁大全以誤國而書死劉豫劉整以叛逆而書死此可見綱目誅亂討逆雖至於易世而畧無少恕則其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厥旨嚴哉是皆王道之權衡微君子莫能脩之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賣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高宗皇帝

二

知安慶府

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
末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
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兩浙大都督
夏倚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廣義

嗚呼自度宗末年至德祐元年其邊臣之降于
元者何其多也而伏節死義之臣抑何其少邪

杜少陵云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泊沉塘均正此
謂歟雖然宋臣之降于元者厥罪固不可勝誅然其
所以降者多有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信哉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憂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
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
艦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
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
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
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
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口出一
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發明

當襄樊危迫之際似道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劉
整既死始出師拒虜次于蕪湖大書于冊若足

以示勒王之舉然亦卒未聞有征討之實是特張大
虛聲而已綱目於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比事觀
之其義自見與晉書丞
相睿出師露次義同

廣義

分註云似道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為望其愚益可知
矣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
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
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
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
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何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
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
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

續編卷十二
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
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顏不許

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魯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
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
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
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反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
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
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反歸報京亦還

發明

似道之多財非不廣便當臨江決戰同死社稷若夫成
功則天也夫何出師蕪湖未聞接戰乃復遣使請和
讐虜蓋由小人之心既無折衝之才又無禦侮之策
不過張大虛聲聳人觀聽耳似道前一出師乞和蒙
古罔奏大捷以饒榮利此復請盟以蹈前轍苟使元
人許和似道必仍稱得勝誇耀而還自此而加九錫
自此而假黃鉞宋之江南即似道之江南矣此何異
齊人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歸而以驕其妻妾者
乎元既不許息兵吾想似道之心惴惴然欲還則懼

人議已欲戰則畏虜殺身和戰二事蓋將交戰于胃
中而卒無定主矣未幾潰師江上竄身揚州宋事自
是已去而似道之罪可勝誅哉大抵小人之長策不
過如此在世王不當假之以權焉爾據事直書深貶
也之

廣義

賈賊前以議和為望今又以請和為辭雖推
尾乞憐無益也賈賊誤宋至此深可悲矣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元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
卯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游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
翼觀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瞋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
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
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
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
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
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
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

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

贈順義夫人

發明

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卯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

萃于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成仁之訓矣故以全節予之

廣義

卯發權守之邊臣張林都統之大帥卯發以死節予之張林以降虜誌之其人之賢否有如此

夫

元主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以安童行省院事于北鄙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軍事史天澤卒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入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

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邀罪又豈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闕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偏舟掠似鳴鉦收軍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遂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吾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發明

兵凶戰危古人所謹朱子曰用師之道利於得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以道邀功吝賞久失士心而虎臣夏貴輕儇浮薄且又不協今以禦侮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小人臨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

曰衆軍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十三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宋之不亡其可得乎噫似道身捍敵而乃單舸逃奔其罪甚矣宋所任之人既如此所行之事又如彼祖宗三百年社稷壞於小人之手哀哉故特書奔以著其罪

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歛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謚文忠

發明

震知饒州城陷而死固其分也萬里雖為宰相謝事既久亦同死節不亦過乎雖然魯子居於武城有齊寇則先去以為民望子思居於衛有越寇或曰寇至曷去諸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師賓不與臣同耳萬里雖已致政亦嘗為相朝廷又非師賓之比君臣之義不以用舍而易節故萬里之死亦其分之宜也死得其所故皆以全節予之

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逃

潛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趙潛既為留守當與城為存亡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私竊金帛棄城奔走而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燾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燾請堅

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發明

書上書請遷都本無貶詞然既書似道出師則見其親將大兵脅遷天子明矣下書王燾去位則見燾力諫勿遷不允而即日去位之意耳夫遷國大事必臣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今似道屯兵近畿迫脅乘輿乃以遷都為書殆與董卓逼遷長安朱全忠表請遷都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宋室至是其亦無如之何也已哀哉

廣義

賈賊上表遷都義固不容誅矣其書王燾去位者何蓋位者君之所與當以死守而不當去者也平時則居之以饗富貴臨難則去之以圖苟免若王燾者其小人乎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廣義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蔽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風勁草不其諒哉何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雖然忠臣為國皆出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焉在其君之知與不知者哉故信國公有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斯言也豈暇計成敗利鈍哉惟盡其忠誠而已吁

為君而使臣言如此哀哉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發明

是時胡羯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

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具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爾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目詳書于策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徇國之勸也其垂訓大矣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

事倪普同簽書院事○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肅等來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卒謚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彼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

宗道後亦至
國子祭酒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人竄謫

發明

嘗觀宋之養似道已經三朝爵非不優恩非不溥然而仁賢日亡境土日蹙外患日深邊事日急語其相業則揚國忠之流也論其狡詐則李林甫之類言其酷暴則來俊臣之輩也論其狡詐則李林甫之類言其酷暴則來俊臣之輩也論其狡詐則李林甫之類言其酷暴則來俊臣之輩也論其狡詐則李林甫之類言其酷暴則來俊臣之輩也

廣義

觀分註太皇太后之言似道若無罪者而大書曰有罪者何正天討也書有罪免者何失討賊也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發明

乃遁逃苟免而效匹夫之行則其有愧於是職亦多矣豈臨難母苟免之義哉吁

廣義

宰相與君一體而已死生以之未有股肱失而邪若鑑者小人之志見也奚可負乘相位哉書曰遁者著其醜行也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

三官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怒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發明

凡卒于軍嘉死事也立信忠宋之心始終不渝見節似道廢棄既久一聞詔赴欣然就道事不可為扼吭而死豈非盡忠厥位者乎故綱目具官而書卒于軍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廣義

賈似道姦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之魁忠臣不用姦臣是崇惜哉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如是之顛倒而國事決不至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于王事也何其光明

俊偉至哉

元博羅權入連海州

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推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發明

是時國步艱難天下鼎沸宋之臣子正宜痛心疾首不遑寧處之秋也縱使韓震有罪亦當揚于王庭鳴鼓攻之然後合義况無罪可殺而積疑以殺之者乎意殺一韓震以示非似道之黨然其妬功疾能之心特與似道其間不能以寸耳尚可以遂非文過哉斥名書殺宜中雖欲辭名不可得爾

元伯顏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速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

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槃降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好息兵○以王煥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煥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

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竄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傑等官

發明 值天造草昧之時正錄功黜過之際故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吳潛向士璧皆忠於宋室而為賈似道之陷固宜追復其官翁應龍之輩皆同惡相濟而為似道之輔法宜貶竄其黨今而一褒之一貶之則其賞善罰惡豈不得其正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賈賊之誤宋腹心之癰疽也四體被其憔悴久矣今以陳過庭等之請而治之譬則忿癰疽之甚而欲決去之也癰疽既去而身亦隨墮果何益哉曰然則何為而可治其物而已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

知平江府潛說友叛降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

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

發明

事之順理者不書事之反常者則有自日月星

薄蝕三辰失行此固乖氣致異亦反常理者至有日月春秋有書星隕如雨者矣綱目有書星辰如織者矣然未聞有書二星闕于中天者今當宋季而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則其反常特又甚矣意者二星乃宋元之君闕于中天乃爭衡之象一星隕則宋亡之兆決耳變不虛生信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

州

發明

觀呂氏之負國亦已甚矣前書文煥以襄陽叛降又書師夔以江州叛降此書文福叛入江州

則一門之悖逆多矣是時朝廷危迫未聞入援迨夫趣之入衛而乃殺使叛降其欺罔無君滔天之罪可勝言哉故有書叛以著其不赦之罪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曾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宮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發明 是時元兵漸迫臨安戒嚴此正主憂臣辱之秋
宋庭諸臣當思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身與國為存亡心與君為生死豈有
享爵祿於承平畏危難於離亂乎意此固人心天命
之本然在臣子當思大義不可以安危而易節也棄
位而遁豈禮也哉故上書臨安戒嚴而下書棄位而
遁則其臨難苟免之意昭然可見矣

廣義 嗚呼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既仕而事其君
猶女既嫁而事其夫也女背其夫尚于政况
乎為之臣者而棄其君邪平時則饗富貴以榮身臨
難則圖偷生以苟免此皆徇死而不若罪固不容誅者
也噫此徒之罪固不容誅然而致此徒之無行者厥
有由矣使南宋之君足以綱維乎臣則邪佞者變為
忠直諂諛者變為骨鯁凡食君之祿者皆順指而氣
使雖貪饕如黃荅善者不足慮憚邪如史嵩之賈似
足憂何忘乎秦檜何憚乎侂冑何畏乎售奸之賈似
道乎惟其國無賢君百邪交進是以一敗塗地而不
可收拾矣雖然臣下渙散固由乎國之無
君而國之所以無君由天也由乎人哉

元禮部尚書蕙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蕙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
至建康希賢請其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
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
將各守營壘勿得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
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
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
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
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
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
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廣義 或曰昔者張宣殺速不罕今也張濡殺蕙希賢
夫速不罕假道之時蒙古與宋未有可乘之釁而張
宣殺不罕有以啓之也今此之時元得天下什有八
九南宋僻處臨安圍場中之一鹿耳其能免於元人
之獵網乎假使濡不殺其使者又奚能保南宋之不
亡乎殺亦亡不殺亦亡殺之聊以舒一時之憤耳彼
張宣張濡殺虜使雖同而其實有不同者此也議者

不可執
一論云

元阿里海涯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蓋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禔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費似道許以建節後忘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署沙市達與禔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禔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

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平可無後忠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禔孫至上都死

發明元禔欺孤猾夏賊獲所耻乃欲自比周武禔孫高達共守江陵不能為宋攘狄恢復乃反以城降虜是皆宋之罪人也直書于冊蓋亦深誅之爾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朮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

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後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鵲嘴敗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有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劉師勇復常州○賜務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

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一入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杭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相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

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蕪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發明是時宋瀕危亡自敕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日此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於區區亡國之頃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顧不信哉綱目特揭而書之蓋予之也或以為譏則過矣

廣義於國作顛沛之秋而不失待賢之實則趙宋右文之美益可見矣

以張珩為四川制置副使○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九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發明

天地晦冥日月薄蝕此誠天地之大變也若胡

變象形焉蓋日為陽而夜為陰中國為陽而夷化為陰日食而既晝晦如夜則是陽化為陰中國而化為夷使後宋亡之徵也故特謹而書之以見天道之不誣故而綱目書之哉

廣義

大書日食既者亡宋之徵也天戒昭然可畏也哉

○成都安撫使咎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發明

萬壽降元初非不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如漢書黃

權叛降魏其義亦然

以王燭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燭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燭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此求閑也乃以燭求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燭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幾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朮戰焦

山下世傑敗績奔圖山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

死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舍
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
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
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
軍奔圖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
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廣義 昔韓世忠敗於兀木之火矢即此地也世傑復
蹈其覆轍則將畧非其所長蓋可知矣曰然則
何為而可曰不禁
發碇庶乎其可也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
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
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
楊不還王煥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
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煥復
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指紳
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時人言于不恤何以
誠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宮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

率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
廖瑩中王庭在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礫叟
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
似道僥許貪淫徧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
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
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
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眾怒僅謫建寧
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何方聞
似道名咸欲嘔唾見其面乎乞遠徙荒昧以禦魍魅
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用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
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
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待妾尚數十人
虎臣至悉屏去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
歌謠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
潜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
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
見于客邸李賦詞贈
之似道府首謝焉

廣義

賈賊上疏搖尾乞憐其小人之情狀固不足責
但太皇太后不念宗社之重而距人于千里之

外不置賈賊於憲典則亦不得為趙家之孝婦矣故綱目書曰放者譏失討賊也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燾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權其畧以為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弟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

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喉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燕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知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惜之

發明

嘗觀宜中於理宗朝上書救董槐劾丁大全時人以君子目之獨至於當國一事改節易行浸

不克終何也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宜中之救董祖効大全乃為大學諸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能執中論之迨至自為多不盡善誠孟子曰子謂蚺電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今與王燾議論不合以去要君及其罷燾乃復入相其於似

廣義

嗚呼南宋此時若人遘寒疾而不汗其昏瞶孰甚焉雖使中庸之主當國亦無救於敗亡之禍

况婦人之幹盡預政哉故於王煥君子則棄之於
宜中小人則召之用舍顛倒措置乖方不亡何待

元軍圍重慶府

咎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
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元以伯顏為右丞相阿朮為左丞相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
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
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
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責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
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發明

書夏貴不奉詔罪跋扈也且夏貴久蓄無君之
心遂以爵加之無乃失之不審乎夏貴總統強
兵專制外閫天子遣之禦元對不肯行則固已不臣
甚矣至是陰蘊邪謀遂逆王命非反而何直筆書之

蓋亦推原其實取夫以小人之心職在於俱敗繼之役
今乃擅兵自恣一至於此則以軍權在其掌握故也
有國家者
尚鑒茲哉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

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
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
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
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
而建閩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
取鄂隆興取蕪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
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
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廣義 信國公之謀畧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
識信為禦敵之上策也議者反為迂闊而不報

宋事不可為矣

元以燕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進謂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涯率其屬剏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剏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潘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

勇總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廣義

宜中知事勢之不可為遂托以親故而力辭其置家事子度外為國死難可也今乃力辭至於不得已而赴召其設心以為何如也君子於宜中乎何誅

元阿里海涯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洞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館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似狗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斬上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似道欺君誤國擢髮難數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曷為書殺考之劉剏氏所輯續通鑑皆以伏誅為文持論頗正然綱目獨以殺書母乃不近人情乎曰非也綱目原於人心而

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似道罪重死有餘辜蓋當時劾之者衆而朝廷不欲加誅屢為貶竄冀欲全終則失在朝廷耳虎臣既為監押不得擅誅似道苟欲行辟則當上告天子下告臣民請誅而後誅之則討賊之義正也况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挾讐以殺之又非純於討賊之比故不以討賊之義予之若不辨是否繫書伏誅則豈好惡之正乎故特變文而書殺不以討賊之義予虎臣也嗚呼虎臣之徒懷挾私心以殺似道遂使姦宄之流不得正名定罪豈不深可惜哉綱目徇名責實正是非於未正之後此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似道大臣而削其官虎臣庶職而著其衡綱目之意深矣

元阿木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木攻揚州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彎頭遂議深入

陳合免

坐匿廖瑩中家貲故也

元伯顏渡江分兵東下

伯顏分兵為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溇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伯顏及阿谷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真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元

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

阿剌罕破銀樹東霸戍將趙淮死之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

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淮蔡之子也

元將宋都解李恒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密佑逆戰于撫州死之

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聞者乎佑曰闔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伯顏陷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訢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訢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校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訢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訢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入騎突圍走平江訢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發明君臣天地之大義忠節君子之良能自胡羯交賊不血刃而據有江南苟或攻一城而一城不下畧一地而一地不降縱使虜有強兵勁卒亦不能半載而遽為深入也上書密佑戰于撫州死之下書姚訢陳炤王安節相繼戰死則獨於衆人之中蓋表表者耳故皆以全節予之胡元以臊羯之虜公行猾夏篡奪宋祚人皆得而攘之况密佑等雖微要是宋之臣子發憤死守縱使不克而亡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虜之人綱目正色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

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猶榮也
嗚呼死節如死逆節者豈有容足之地也哉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
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
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
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
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
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
萬人天文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
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
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

止濡既遁後為蕪
希賢之子所殺

發明

張濡亦可謂見義不為者矣遁者匹夫輕身之
事以大將而效匹夫之行棄城奔走不亦賤乎
故直書遁以著其苟免之罪

廣義

觀分註載文張二公之議得矣然而失此機者
宜中沮撓之也嗚呼前有似道後有宜中欲求
宋之不亡難矣若夫張濡前既殺蕪希賢矣今也合
當死難夫何逃遁而見殺其用志不亦差別矣乎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詔許

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遣工

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
心群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
差遣士人覬覦恩列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君前稱蕪
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

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哀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反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廣義宜中請平之計乃賈賊之遺姦剝弱也譬猶垂死之人而求生於旦夕何益之有雖然伯顏論宋國之得失謂非其見之明可乎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卿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觀成和議

廣義文煥文德之弟也文煥之叛宋正姦臣得志之秋雖封文德為帝亦不能變其心也無乃不智之甚乎若然則不若不籍文煥之家為愈焉

元伯顏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反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為之岳等至高郵稽康莊為稽聳所殺

發明宋室雖微帝有江左是時河洛腥羶江淮臊羯獨區區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今而不能自強求和夷狄前書遣柳岳如元請平則雖屈辱猶或自幾此書復遣柳岳如元求封則足上首下而冠履倒置矣安有臣附醜虜稟其正朔者尚可以君天下哉既而岳至高郵為民所殺則民之不欲屈辱又可見

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高宗皇帝 十四

矢噴宋氏立國頗為近古其所病者委靡不振而弗克自強焉耳特書于冊深惜之也

廣義 似道之後有宜中則知宋憂之顛不復可支矣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卒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御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即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王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發明 萬石宋之文臣米立宋之武將今而萬石叛降米立不屈者由其心有邪正故其事有忠不忠

之異耳立乃武人目不知書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逆順之理決矣萬石寧不深有所愧哉故綱目於萬石則以倖逆貶之於米立則以全節予之由是予奪之旨嚴而亂臣賊子無所措

手足爾吁

子丙 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

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死元兵登城儀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死元兵登城儀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蓋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

賣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高宗皇帝 十五

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御全道

發明

李芾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

忠義獎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世之偷生苟免射一時之利屈不饒之節者可以少知愧耻矣故特以全節予之

陳文龍黃鏞遁○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林參知

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廣義

分註云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蓋皆遁

以名人乎哉是知六人之祿不能死君之事而逃之尚可為國而至於此可悲也哉易曰之其家窺其戶間無

其人此之謂歟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

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夜

就焚舍俾上歸既而戊戌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即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

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急赴水死

發明

居郊知天命之去留當觀人心之何背昔者太王

大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養人者害人二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此可見宋諸關之兵無故皆潰蓋由

民心既失易於恐動則天命亦隨之而去耳安有守
備之軍一旦潰散國之不亡豈不難哉是故有天下
國家者要當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遣監察御史劉邑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
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
邑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
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發明

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
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以是勉之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於滕宋小
國猶以是勉之況宋室雖弱提封萬里又非滕宋之
比曷為自畫之若是耶以中國而奉表於夷狄以天
子而稱臣於醜虜則是廉耻道喪而天地為之晦冥
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縱
雖不義而盡得天下亦為可耻况徒為屈辱而無益
於事者前書求封猶為宋諱此書稱臣則
甚貶之雖欲曲為隱諱亦不可得矣吁

廣義

觀分註所載則先
正胡氏之言驗矣

常楫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進封吉王
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
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
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
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允容弟如珪提舉
二王
府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陳宜中
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
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其裝以俟及暮宜中不
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
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

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廣義

昔者邢遷依齊許遷依楚周之東遷有晉焉依

有曳藥綿延不至於遽絕者有所依故也今其宋也如倦飛之翼無枝可依網羅之厄萬不可免果何遷世傑之謀則宋人之國猶或可為之時不沮文天祥張社稷臣死於君之義耳當時為之一決豈不快哉今宜中所謂遷都者其即賈賊偷生旦夕狐鼠之見也名曰遷都無都可遷航海而已嗚呼姦臣誤國卒不可救如此然則有天下者不可不嚴邪正之辨

元伯顏軍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

中夜遁

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還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皆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

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及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澳

發明

書奉璽以降譏不守也春秋凡國滅君死則止或出奔或降于師則皆不能死於其位之罪或固守法不同之意而亦綱目之所本也宋氏失馭虜寇滔

天四方無勤王之衆京邑無守禦之資太后勢窮力屈身為降虜然辱亦甚矣宋祚不競而社稷壞於一婦人之手悲夫綱目據事直書雖欲曲為隱諱不可得也然則強暴橫逆者獨無罪乎滅人家國奪人土地毀人宗廟其罪固無待於貶黜而後見况夷狄亂華又匪其他滅國者之比書之于冊亦以著非常之變哀中國之不幸而已當時無一死節之臣者陳宜中用事大臣危不能持顯不能扶而乃接踵宵奔可愧之甚故書遁以罪其苟免伯顏直書軍皋亭山如入無人之境又以見宋室之虛弱如此可勝歎哉吁

廣義

分註載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

耻於降也陳宜中白太后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其意實欲饗富貴而甘於降也不然是何應奎既行

而是夜即遁矣或曰宜中之逃志恢復也觀其慟哭于帝座奉帝于福州無非其志也子何咎之深耶曰江心寺之慟哭奉益王於福州正所以贖此逃之罪耳且文天祥張世傑等忠貫日月動與擊肘厥後不能死國而脫身占城則其平生之志可見矣曰其論得衆賢之助所以勇於為善此自是一等人品及其謫似道以為鼯鼠之晉未嘗聞一善政則固與前之人品異矣豈可因人之善而始終許其善因人之惡而終始論其惡故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昔者周穆王為天子命伯冏曰永弼乃后于彛憲何此心之肅恭收斂耶厥後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何此心之放僻邪侈耶前後一穆王也何始善而終惡耶此可見人心操舍之無常惟聖賢不坐于此宜中豈能免乎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自

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祭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而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其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叔妃秀王與釋從行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元呂

變寇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矢盡而敗
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

發明

是時王室傾危舉國降虜而名義尚在枋得獨
一書生而能率兵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然
綱目直書之枋得無貶詞何也用其以討讐虜固非貪
忿私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苟安猶為深耻
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
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二月日中有黑子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

印

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
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
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鵬
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
可也乃止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
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街北

命來抗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
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董文炳張弘
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
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

發明

上書日中有黑子下書伯顏遣人入臨安此可
見天變之於人為有不可得而泯沒者觀諸天
道驗諸人事則史之紀事不為空言綱目書之不為
無證矣嗚呼宋室不競而使醜虜擅入京都汚衞官
闕封府庫收圖籍若固有之殊無阻抑則宋誠可謂
無人之國矣安有敵人深入從容進退為足以與論
自強之道哉故直
書于冊以深貶之

廣義

天人一理元興宋亡其戒昭
矣孰謂天人之相去遼邈哉

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昂同簽書樞密院事與
具堅謝堂家鉉翁並克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兇狡殘忍昂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
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發明春秋之法遁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是時虜寇
為謝堂計者下令中國大伸敬備立儲君以固守
親號召於天下謀禦敵之策苟不能然亦當將命至
元責以大義死生以之則不辱君命矣不此之顧棄
王命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
中國惟夷狄之是懼則不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故書逃以罪之如春秋書陳侯逃歸義同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

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
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
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辱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
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
行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
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發明浙潮不至何以書記異也浙潮日至于乃理之當
時元軍駐于江沙杭人幸其潮至而潮汐三日不至
始非天意乎前書諸關兵皆潰可見人心之已去此
書浙潮三日不至可見天命之已亡立國者在乎人
心天命今二者既失則宋人亦不可有其國矣雖然
宋人不能倡義以殄狂虜而乃區區幸江潮以
殄之嗚呼亦未矣朝既不至將何所施也哉

廣義上天亡喪之意何若是之顯哉前書日中有
黑子此書浙江潮三日不至其可怪也夫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

遂走温州

伯顏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
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
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
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阿木也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
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
若行都軍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欵于元元以貴
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
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
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
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譟
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
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
忠請身南何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發明夏貴之仕宋為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則其
官非卑而祿非薄貴既降元不過為淮西安撫
使較之宋職不逮遠甚然何苦偷生而耳為悖逆之
賊乎洪福貴之家僮從貴積勞得知鎮巢主乃叛逆之
而僕乃死節於貴之心獨如何哉噫貴福
之逆順明矣綱目之予奪嚴矣其旨微矣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

宮女赴水死
者以百數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 去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
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
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
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
谷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擊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觀
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
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
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
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
鑑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發明嗚呼宋室服為臣虜至是益甚矣以者言能左
右之易詞也考之分注元索宮女而赴水死者
以百數蓋婦人女子尚知臣虜之為耻耳於自溺而
不顧况帝及太后皆天下之父母而反欣然就道恬
無愧色泣而拜謝此何禮乎用是而觀則帝及太后
誠宮人之不若矣宋自徽欽不死社稷而後世子孫

每相效尤豈非流風餘蘊之尚存哉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罪自見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詩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具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而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開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

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者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詩金應以去許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廣義 書曰亡者以見其智於脫身也書曰遂者以見其忠於君父也忠智兩盡非信國公其孰能之哉

元以阿剌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

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欽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憂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發明 書奉何尊詞也宜中等書奉益王則與自起兵興復特筆也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猶不可泯而中國之統者亦不遽絕也雖未能興復而必書興復者

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徇國之勸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宜中非召則不來也使其急於君父而自來則當書曰陳宜中至自清澳如書文天祥至自溫

州例同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底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遣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發明

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奮志舉事雖夜櫓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

氏為皇太妃同聽政

改元景炎。上皇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重拱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

發明 書即位何正統也。故元皆斥名書主立后太子。皆不書皇既以殊之於正統也。直書益王即位。福州所以明宋氏猶未絕其惓惓於中國而內夏外夷之意深矣。此固綱目言外之意。

進封廣王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詔江西制置使趙清招諭使吳浚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與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發明 前此陳宜中等奉益王皆書起兵以見討賊之意。然綱目必予之者。宜中等依阻山林聚眾起義。為人臣徇國之勸故也。至是特書詔出師。其名義又正是以綱目大書詔江西制置使趙潛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然後人臣之憤可伸。中國之義正矣。此皆綱目之特筆。有非常史所可彷彿也。與漢書宗室劉續起兵春陵興復帝室同意。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

劉黼卒。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為瀛國公

物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
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及太后至燕高應
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
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降封帝瀛
國公凡家貴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
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
文士而輕武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
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
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發明

其曰德祐帝何別今帝也考之前史皆以降封
為文綱目變文有書曰廢者不予夷狄之封中

國也然綱目凡臣之篡國皆書其廢其主而自立如
宋太祖廢周主之類是也元乃夷狄曷為以中國篡
國例書貴華賤夷所以貶其同於中國之臣妾也其
正名定分之意嚴矣嗚呼中國不競而為夷狄所制
天子受辱社稷為墟悲夫嘗觀宋徽宗藉女真之兵
以滅遼卒為女真所侮理宗資蒙古之力以滅金卒
為蒙古所亡兩宋之君前後一轍然則夷狄果可與
之共功哉綱目於此正已書之所以謹華夷之辨嚴

內外之防也後世有資異類
以利已者當以是為龜鑑爾

廣義

元之世祖夷狄之主也宋之端宗中國帝王也
首足倒懸莫此為甚閱史至此寧不為之浩歎
乎

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

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
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
亦悉心贊之旋以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
居潮州

發明

易曰雲雷屯屯君子以經綸值國家屯難之時正
君子經綸之日二三大臣當協心輔政期底於

治一二將帥當併力恢復用底於平豈有自相矛盾
而可以為治乎是時陳宜中當國凡事專決因與秀

夫議事不合遂使言者劾之而罷噫斯時何時而可
妬賢疾能乎然則宜中之罪不能逃矣故書罷而不
去其官義
自見矣

元將唆都陷衢州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
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
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
興等鼓譟先登援其城故相留夢炎降

發明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
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不為

所不辟也夢炎為理宗朝之狀元為帝暴朝之宰相
名非不正爵非不隆歷仕三朝恩非不溥國亡而死
乃其分也既居衢州元兵攻陷縱不能身先士卒以
拒虜獨不能舍生取義以先民而乃不顧廉耻相率
迎降雖敗歸屠狗之流有所不為况為狀元宰相獨
不有玷於縉紳乎由其良心既喪流於禽獸故不思
耻辱而率意為之耳安有身任宰相服為臣虜尚可
以人名哉然何以不去其官其官正所以見其罪也

何以不書叛曰降即所以見其叛也此
綱目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六月元軍入廣州

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
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
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
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
授以官俊獨
不受被害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諸縣遇元軍俱敗走

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
山傳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罷國秀引還
卓兵亦敗
諸元軍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
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

州取
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楊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欵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催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倦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之

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楊州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楊民聞者莫不泣下

癸明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資詔諭則斬其使幕客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民皆奮戰殊無叛心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迨至召歸閩賊臣納欵兵敗被執不屈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月爭光殆與唐之張巡許遠齊名而異代耳豈不深可哀哉死得其義故皆以全節予之

廣義或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造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室之不復興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忠臣為國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楊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

發明再成之守真州宣力既久觀其告文天祥之策則恢復之計忠君之心誠矣奈何兩閩不協遂使厥志不伸城陷而死心何愧焉綱目特以全節予之所以深示其褒也

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

時楊亮節君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請符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積翁無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無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于兜零敗績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太皇太后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

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能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謂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發明

書東莞民熊飛起兵予倡義也胡羯亂華王室傾覆苟有奮志而起其勤王家者此綱目之所予熊飛起兵會潛遂復韶廣非明於大義者曷克爾乎綱目特筆起義曰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所以不沒甚善而為臣子徇國之勤也多矣君子可不知所向哉後凡書起兵者例皆倣此

元阿里海涯圍靜江都統馬堡力戰禦之

知雍州馬堡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堡候所部又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堡堡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堡候弩射之攻三月堡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粵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熊飛死之

趙潛使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死

發明

熊飛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矣前書起兵復韶廣固可見其倡義之實此書熊飛死之又可見其死節之實苟非誠於義理之勇者烏有臨難而不恐懼乎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十一月元阿刺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釋等逆戰于瑞

安敗績死之

與釋與弟與憲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瑞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續編上卷十一

書入何逆而不順之辭外之也逆戰何予與擇

朝廷前書圍婺州元人拒之與擇宋室之胄亦能忠於
逆戰于瑞安死之則其勤勞王事不有其身之意可
見矣天不祚宋而使忠臣義士相繼而亡弗克遂
志豈不惜哉知乎此則可以占宋事之興亡矣

廣義

嗚呼與擇賢於微欽遠矣跡其
志當與北地王謀同一義也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州奉帝及衛王楊太妃
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
舟相遇值天霧晦
真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
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

泉州叛降元

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
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
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
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貨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
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
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元

發明

嗚呼宋氏至此其亡已決不絕如綫世傑諸賢
輔佐幼主圖存於亡其志可尚自杭而遷閩自

閩而航海於是浸不可為矣而壽庚姦兇不思戮力
勤王顧乃作亂降虜其罪可勝誅乎遂使天子走潮
間閩海道豈不深可哀哉宋室垂亡不能復故疆之
萬一而亂臣賊子反以所有降之其惡有不可勝言
者耳前書王積翁叛降元此書蒲壽
庚叛降元皆所以著其不赦之罪

趙潛棄廣州遁

制置副使
方興亦遁

續編上卷十一

宋高宗建炎三年

四

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文龍斬之而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阿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阿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發明 文龍之死誠足嘉尚觀之遣使屢招而不從則其不惑之心可知觀之城陷被執而不屈則其徇義之心可見耻食周粟遂餓而死其與夷齊之量又何虧乎大節是守巍乎若屹中流之砥柱其忠又可得而少貶哉書以予之宜也

張珏復瀘涪州遂敗元軍于重慶

元東西川守將合其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能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坑其民馬瑩死之廣西州郡皆陷

阿里海涯為書許瑩為江西大都督瑩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瑩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洛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壅以涸其隍城遂破瑩閉內城城守又破之瑩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海涯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發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馬瑩之守靜江雖危不懼城破巷戰被執而死然其心則何心哉舍生取義之心也瑩知義為重而知生為輕故生可舍而義不可失豈不為之大丈夫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帝駐于惠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
請降浚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發明

春秋所最謹者華夷之辨故隱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于唐聖人特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
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為恥况稱臣於戎耶蒙古在
與結誓盟噫盟戎尚以為恥况稱臣於戎耶蒙古在
宋尤為桀黠理宗結以滅金反乃信其所不當信兵
連禍結遺患至此故綱目於蒙古遣使請盟之事皆
制不書獨前書奉表稱臣于元而此書奉表請降于
元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於蒙古之請其所
以致再拜之辱者皆宋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
宋之意為何如耶自古會盟多矣未有屈辱若是之
甚者使宋之君臣而有人心則必愧死仁地矣
雖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元軍分道入兩川

元主以合州開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
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
食軍

丁丑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江

守黃去疾及吳浚降元

元軍破汀關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
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滂等軍還惟
吳浚不至未幾
浚與去疾降元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

元主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
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
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發明

吳浚叛逆之賊法所必討然分註皆以斬書綱
目前書降元以正其悖逆之罪此書誅浚以正
其討罪之寶苟以斬書則失其討賊之大權而亂臣
賊子無所懲戒故正色書之變文曰誅然後討賊之

義正而逆賊之義明矣此綱目原情定罪之深意也

廣義大書曰文天祥誅吳浚者正天討也

元軍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發明自王道衰異端熾佛氏流入中國忽必烈以夷狄竊據土宇故真加為所尊禮是以江南釋教

皆出於其總攝遺害甚廣夫六經火於嬴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氏起於漢明後世終莫得而泯人心好尚如此世變亦可知矣書以真加總攝江南釋教謂之總攝者則是江南皆為轄之也吁可勝嘆哉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

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起兵復黃州壽昌軍殺元將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降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零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

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發明

春秋惡汲汲之戰至於復讐討賊則汲汲為美是以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蓋

謂莊公能與讐戰故書以與之今元人有猾夏之罪天祥能與之戰意蓋在於復讐討賊故綱目書此與乾時同義是亦與之之意爾不然則示以好攻戰樂殺人為事也豈春秋之法哉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及安童以叛元主使伯顏討平之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眾遇于幹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處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

發明

方壽庚叛逆至是周一戰天道亦小變矣世傑

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蓋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無有能正之者世傑是舉雖不能成功要之名曰為宋其討賊之意固可暴白於天下故綱目大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元史之脩既以元氏繼宋故於世傑討壽庚之事往往以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謂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噫必有君子者出而後綱目之義大明於天下矣

廣義

壽庚作亂于泉州世傑失策所致也于時非不欲恭行天討奈以力不能勝故也至是書討者

以見不失討賊之義猶為王者之師也

元王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
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
輩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
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
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輩信以
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
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
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
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
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
客將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
去云小人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
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甚衆臨刑劉洙
天祥妻子家屬于
夔二子死于道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是時天祥敗走諸將皆死得
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孟子曰如使人之所
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
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時賞等皆
能全節而不偷生以苟免者由其必有秉彛之
良心焉耳故書皆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之義也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嶺忙兀台
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
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
遂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
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為闔郡生靈之患元
主原其罪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傅高死之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發明

朱子曰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德興傳高前書起兵復黃州壽昌軍已可以見其起義之心今而城陷死之又可以見其全節之實是皆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者也其中不亦大乎故特以全節予之垂訓矣大

冬十月朔日食○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傑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

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發明

書屠罪其暴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既有土地貴得民心恣行屠戮果何罪乎陳瓚閉城拒守城破巷戰力屈被執死得其所苟非忠於王事者能如是哉前書陳文龍死之此書陳瓚死之則父子皆能全節矣

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

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襲淺灣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十二月帝有疾

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

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發明

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播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潮之淺灣劉深襲之奔於井澳矣帝

居秀山井澳劉深又襲之奔於謝女峽矣自是而遷碭洲自是而遷崖山宋之天祿永終於是矣宜中身都將相饗國洪恩事雖難為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而託諭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也哉逃者匹夫之事宜中宰相而效匹夫之事道逃苟免不亦賤乎故直書逃以著其幸免之罪

免伐緬

初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戊寅

三年

五月帝昀祥興元年

春正月

元降封福王與芮為平原

郡公

元軍入重慶張珪死之西川州縣皆陷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珪曰

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營申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也速解兒戰扶桑珪元軍從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變施恩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

發明

舍生取義秉彛良心朱子曰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苟免

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張珪之守重慶竭其智力戰敗被執自經而死則其既不背君又不辱身一

者得以兩全而無害者矣苟非素以忠義自守而確乎不拔者安能全其秉彜之良心哉故書予之廣義鳴呼張珏之忠義雖死猶不死也觀此則知賣國甘心降虜者雖喬松之壽晉楚之富果何益哉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

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壕造雲梯駕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元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疏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益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元以唆都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鎮撫海諸郡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都統凌震復廣州○帝遷碇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

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碇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

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典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昶洲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發明

繼統與創業不同臣前已論之矣五代劉崇僭

號不得已而論之崇雖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高宗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故書帝崩衛王即位所以明其正耳

廣義

或曰秀夫當顛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何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而已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遂失其道哉

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特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漕欽燕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朝夕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船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
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弘範薦李
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
一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海
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
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
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隆十二斬之烈良等舉
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
涯畧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
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涯裂殺
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
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發明烈良等心乎宋室起兵往應厓山迄為羯賊所
殺其志可尚然烈良號召豪傑竭誠王室死不
易守此君子之所嘉者
故予以全節而具其官

元汰江南冗官

阿合馬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
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
官冗抗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
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
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
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
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為
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
慰司罷漕運
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

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
烈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

發明宋失臨安播越海島星乃天之列宿而無故墜
隕其變大矣是時帝在厓山正值廣南之地今
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厓山之覆宋遂亡國綱目舉
而書之所以成人君兢兢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欽

廣義或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星隕于廣
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庶乎可得矣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似乎亡國之徵也唐堯商湯其興也莫之能禦
焉厥後伊洛竭而夏亡岐山崩而周滅天何不靈於
堯湯而獨靈於桀與幽厲也由是觀之則人為急天
為緩人為先天為後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在
人有栽傾之勢故在天有培覆之機人能勉強自栽
則天必培之矣苟自傾矣天其不覆之乎孟子所謂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也觀夫汴宋方興其氣象
規模煥然一新天不培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蕭索殆盡天不覆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培之道也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覆之道也其興其
亡雖係于天皆由人耳若揆厥斯元而論其君之賢
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此論天人者可合
離也

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起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
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
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
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
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

陵號永福

廣義端宗之死愈於徽欽之辱其亦亡國未裔之幸焉

冬閏十一月凌震棄廣州遁○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

五坡嶺

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剽盜陳嶺
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
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
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

自到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
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
祥不屈弘範擇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
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

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冢
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衷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
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
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
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
下隨號收殮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
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發明

綱目書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分注言利宋殯
宮金玉此亦可為厚葬者之戒雖然宋室不競
而使酋虜禍及山陵豈不深可哀哉然則真加獨無
罪乎真加利人寶貨暴珍粹宮其罪固無足言者元
縱之而不禁則其心亦忍矣

紀

帝昺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

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
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
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
傑恐久在海中上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煩年航海何
時已乎今雖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
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
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
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
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
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
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
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
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
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泄世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且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

元東川行院耻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曰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

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苑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施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

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溺中世有欲自疆以革其弊用垂其方馴致勢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發明

書戰匡山予世傑也書兵潰惜之也凡國滅書死之亡國之善詞也以為國雖亡不為無人焉

耳終綱目書死之七十五而國滅書死之者周之亡也書韓通金之亡也書完顏忽斜虎宋之亡也書陸秀夫皆亡國之善詞也然宋亡何以不書於死之之下而書於舟覆之下可見世傑不死猶望興復至其死而宋遂亡則其倦倦於中國不盡絕人之心為可見耳書宋亡何所以紹帝昺於太祖也帝昺比符宋未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揭而書之

廣義

臣觀宋之亡之匡山也其死節之臣陸秀夫張世傑耳餘不見諸史冊當夫張弘範襲匡山之

日世傑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結大舶起樓棚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其見可謂明矣况拒甥韓之招且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其志可謂堅矣至於事不可為乃抽精兵入衛又所以見其謀之決也噫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事得無少累乎曰不然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存趙以復讐死無所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讐死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杵臼能存趙者天也張世傑不能存趙者亦天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綱目於世傑雖不書曰死之而大書曰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于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晉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發明

八思巴雖曰西僧然加以殊禮號以國師故前史皆書曰卒而綱目時筆書死何哉彼以夷狄

之民奉夷狄之教固當從夷狄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長亦皆書死况八思巴乃其民乎如唐書胡僧不空死同意

秋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謁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傳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傳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以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于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

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傳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傳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傳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傳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傳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發明 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關嶺表攻城畧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啖之以爵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

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天意祚宋莫
或撓之則恢復之任舍天祥世傑而誰歸五坡被執
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
以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故直
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其垂訓大矣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

元宿衛皆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
華黎赤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蕃宿
衛也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
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
衛而累朝幹耳朶怯薛尤
多國之大費每縻於此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終

